朱太復文集

朱太復文集卷之二十一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詩

七言絶句

巳卯

下江

白門酒家花撲釭醉殺長干秋水艭片帆潮下船如箭一日風吹到鎮江

庚辰

道過家奴言父自徐從陸北上

沛亭逢僕淚雙懸見說龍鍾捉馬鞭千里平沙酒肆少卸數何處醉壚邊

登虎丘

清池白石春猶麗高木長藤晝亦幽帝子袝陵何處是夕陽懷古望長洲

秋雨念老父在道二首

霸王城上密雲圍雨急天長鳥不飛今日白頭江外客不知誰為着秋衣

其二

涼風吹雨自西來動地秋聲向夕哀何日布帆安穩至䞉居先進菊花杯

辛巳

過太湖弔古

太湖東望白雲離忽憶當年吳越師日暮烟波三萬頃只今何處弔西施

樓賢偶成

村前村後人烟少山北山南木葉稀雪底野雞當路

趁雨中樵子負薪歸

戲酒人

吳市埋名四十年，囊空常欠酒家錢。每逢爛醉自歌
嘆，明日午時中酒眠。

壬午

西湖夜泛三首　船有美人

秋夜西湖秋水長，城陰山色暗茫茫。却餘涼月縣孤
鏡，照得佳人泛野航。

其二

一棹平行水鏡開天門山色夜飛來草蟲吟雨遠何聲
急漁子移燈個個回

其三

孤山一半月中明梅影浮湖入畫清兩岸白沙如雪
淨獨揚枝下酒船橫

下江詞二首

上元山色抱江來江急濤聲疾若雷十月海門風信
駛千帆逆浪一時廻

其二

江中長干挽雙臂刺撓擊汰何容易自言出沒慣風波載得行人安穩至

癸未

燕中與歌者二首

御水溝頭楊柳亭十年逢着舊韓青殷勤下馬吹胡笛一曲宮詞酒未醒

其二

伶人相見薊門頭散落天涯幾度秋莫話吳西酬賞事酒邊無復舊風流

夏夜

家居東海路漫漫客在西風易水寒自别故鄉三百日不知明月幾回看

過寶應四首

八月長淮大水流挂帆風起蔡湖頭烟浮西望不知岸日下孤雲一片秋

其二

秋霞散出湖西邊千條萬片落長川水光夜色相浮白露氣清清月在天

其三

湖中白浪接天飛四面流雲沙際微獨卧船頭看月出不知風露濕秋衣

其四

中流風急布帆開夜靜無船更往回獨載月明乘興去向誰賒得酒壺來

甲申

與陸瞻甫二首

舒城土酒苦如茶十斗千錢不中酤昨夜淮人送家

釀與君一飲盡千壺

其二

梅心驛東酒半酣故鄉之別人不堪明日登城望行
邑布帆安穩渡江南

秋祀山陵曲十二首

天壽山連北斗雄浮浮佳氣　九陵中近來
天子嚴秋祀　歲領祠官上竹宮

其二

霜落燕山木葉稠　翠華行處未曾秋遙看閣道千

官齋不似瑤池八駿遊

其三

衣冠騎從扈明廷　法駕平行　御輦城尚食晝陳

千品膳老臣親文賜一杯羹是日徽　御食　賜公徐文璧學士申時行等

其四

宗祝降神瓚玉白　后王旅獻鬱金黃祠雲常住幢

幡影原草微沾俎豆香

其五

秋山木落夜烟空軍士吹笳片月中宮女千羣立齋

殿一時回首歎西風

其六

西藥

老王曾試椽寺人個個熟弓刀來　思一箭霆鵰落

大咲良家六郡豪

其七

獵火照天移毳帳軍書傳屬近蛾臺九邊飛檄防秋

急匹馬休教穿塞來　前五日有邊報

其八

陵寢諸峰似九疑三湘竹淚兩宮悲年年樂奏才人舞銅雀無勞施蕙帷

其九

騎兵十萬鼓嘈嘈　詔減諸司供帳勞縣道只驚駝日營師行真不犯秋毫

其十

君王三駕萬人歡父老携兒伏道看又說今年租減半　北陵常頓借　飛鑾

其十一

大駕朝還涼水河前駈怒馬逐沙坡三千内騎紛紛落萬一驚輿當奈何

其十二

翠華遠望紫雲邊夜夜長占太乙纒一曲秋陵頌王度小臣遥欲獻甘泉

乙酉

送簟

舒簟清纖天下涼客囊携長兩三牀贈君六月西湖去一幅蘇堤醉卧長

入山四絶

平田漠漠水雲西金斗峰頭白鳥啼岈夾羣山飛入郡中流界出是龍溪

其二

嶺頭深入暮雲微日落危巖樵者稀若竹根邊行客過木瓜蔓裊雉雞飛

其三

草外青青燐火來夜空山鬼叫荒臺居人畏虎門俱閉谷岈吹風舟自開

其四

石硤平開司馬關水行欲盡客舟還雞聲鳥語不知處一片帆邊過亂山

夜過岳王墳絕句

岳王墳前草不彫參天柏樹青蕭蕭不堪夜聽南枝鳥叫出西陵渡口橋 岳墳樹皆南枝

丙戌

飲中偶成

半倚半臥衣冠無中遊紛紛醉大呼却驚燕子翻飛

去口墮青蟲落酒壺

丁亥

送蘭四絕與費二

山中此物極幽清香逐春風磵底生何處移來寒色
好將盆相贈有高情

其二

不愛桃花愛此花紫莖翠葉立寒沙正是孤城無處
買雨中相對似山家

其三

花花如綴香浮露葉葉如裁青動風却惜幽芳同隱士半無人采老山中

其四

盆盛白水漾沙匭淡淡花香清滿廬入眼圖書都不俗吟詩日傍此君居

過語溪驛尖父

語溪春水遶城寒此地家君寄一官正是津亭繫馬處不堪流淚月中看

秋暮奉送盧外翁蒲圻主簿之任絶句共七

首

水白前溪木葉流行人九月上江州孤帆浩蕩楚天遥何處雲邊黃鶴樓

其二

山川天下楚中清黃綬翩翩傲吏情好去風流廬主簿秋江吟倚鄂王城

其三

才子爲官未白頭尉曹無事况優游好尋古局仙人石留取新詩鸚鵡洲

其四

赤壁臨江古戰場詞人曾悞吊周郎憑將賦筆乘秋興沙羨重開明月航

其五

從來此地多遊興崔李詩名接亡乎我寄狂心逐秋水月明同望漢陽城

其六

嬾性從來丘壑姿暫將吏隱答明時應知月俸無多米盡付郎亭沽酒資

其七

江東盡號婦翁清阿婿跡狂也有名肯許官舟相接送衡湘萬里聽猿聲

戊子

題散人鄭四二絶

鄭老飄飄愓世心一生慷慨橫黃金不知結客連江海垂白誰為感激深

其二

朝發楊子暮百瀆行人到處酒家宿來往江頭五十

年醉時只唱長干曲

為法相聽松上人題

山中之居佳氣欣牀歌坐對南峯雲天空谷深百鳥靜向夕松聲清爲君

己丑

潯武昌盧主簿外翁書

春風江外憶離居萬里南来行客跡記潯開舟如昨日一年初到武昌書

松風軒題陳立父大隱園

小軒陰傷古松清影帶乎池拂浪輕何處關情最蕭
瑟江風吹落月中聲

琅玕亭

高竹臨塘意出塵季季江雨濯枝新孤亭正在空林
裏明月清尊思殺人

采菊圃

種菊江邊秋圃黃西風吹艷滿籬香樽前采采風流
意借問何人不念鄉

臨池

芙蓉湛澹浹清池亭檻臨流碧蘚滋遙憶石欄人坐
處水文長似學書時

周恁脩提酒夜別

尾眉涇邊舟夜開玉壺提酒故人來橫挽枯柳論文
處雪滿江邊客未回

庚寅

渡錢塘四絕

濤白茫茫動海飈行人初渡浙江潮孤船入越知何
處雪滿蕭山縣郭遙

其二

雪後平江清逼人海門帆葉散如蘋青山兩岸飛無盡一片空濛是富春

其三

獨坐中流歌匹高江山之氣使人豪千秋懷古錢塘口潮急西風起白濤

其四

日落西陵春水多越王古郭暮烟過傷心江上一拳丠曲猶學當年度浙歌

別弟渡江二絶

鴈行離別大江頭聲斷孤雲入望愁一曲長干早潮發行人灑淚上楊州

其二

輕帆楊子別離間今夜知停何處關却記臨行尊酒地月明南北望金山

出黄河

黄河東盡海西頭雲莽沙昏萬古流荒度至今思禹跡湯湯清口使人愁

宿清河

淺草寒烟小渚斜夜船津鼓客心嗟北雲不見長江際知易江南更是家

題倪瓚溪山亭子圖

亭倚寒崖石半欹蒼林古靄日離離溪流一道清相映疑是山陰夜雪時

辛卯

逢吳人寄書舍弟四首

逢人言語是西吳陌上停驂試一呼家在西溪經過

近離鄉幾日有書無

其二

二月梅花江外遲題詩逢客寄春思九河雲落三千里憶到君邊更幾時

其三

一身多病罹官難腸斷天邊海積寒却寄行人數行淚開書不必問平安

其四

江南春色媚南溪小弟看春處處迷君到谿頭爲踪

跡漁舟只傍落花堤

夜雁懷安仁鄭大

懷君吟罷起秋風白鴈南看度月中一夜遙知到江上故人還在洞庭東

作客戲寄姑蘇子中侍書

荷花如靨葉如裳學得吳王宮裏粧可意臨行束書帶玉琴東畔倚胡床

戲代姑蘇子答

梧桐葉稀槐子多忽聽砧聲井上過夜半起來纔

布月明啼奈䴘鴃何

壬辰

弟四弟經縣還南以舊銀鐺一贈行偶成

官中長物一毫無携有銀鐺媚酒壺阿弟竹林曾飲慣臨行持贈慰窮途

陽信縣八月十五病中對月絶句二十首

異方良夕不勝情起被羅衣病骨驚獨進一杯無限思坐看海底月華生

其二

邊風吹動海陰秋鼉吼龍吟積水浮明月不知何處
出洪濤東望使人愁

其三

小縣東隅歷歲華無才敢望召長沙海樓㕔見三年
帝河鼓空傳八月槎

其四

暮潮初退海烏啼白霧連城官舍低情知人㕔天東
苦明月移輪只向西

其五

離心偏識月明間千里江蘋客未還半夜過城聞玉
笛家人齊起望關山

其六

胡牀玉笛夜江寒一滯風塵此興闌遙憶清暉水樓
上南山正好少人看

其七

家住西溪秋水中扁舟載月好人同玉湖今夜三千
里不寄菱歌到海東

其八

烏鵲南飛何處投憑傳故國望清秋人間不得常如月一別三秊白盡頭

其九

塞門陰盛早飛霜海暗三更少月光明知一片千秋景別作孤城八月涼

其十

壯心零落日來多乞病惟思卧薜蘿劍光試拂同秋月西望旄頭灑淚歌

其十一

風霜疾病臥遼西弟妹分離幾處迷此夜應知同看月三人萬里各含啼

其十二

海水雖隨月到天客身不動淚潸然只記長安向西望帝居應在斗樞邊

其十三

夏王河邊沒白蒿倪公城外接寒濤鮫珠龍樹爭秋月海底天雞半夜號

其十四

三韓只尺與天通東略嵎夷人境窮冈雨委蛇夜欺
客含風吹火月明中

其十五

年年秋月雁飛初知傍燕山度玉除故人多在金門
側不見東來一紙書

其十六

匼首江頭美月華香蓮白紵美人車少年俠客[illegible]遙
爲醉入錢塘第一家

其十七

玉袖凌風去不還倡樓子弟散人間祗餘銀漢徘徊月常曳流雲似舞鬟少年於錢塘中秋乘月訪陸三娘今殁已十年

其十八

西簷霜白挂天河床頭蟪蛄吟更多月光欲墮留難住況復愁人奈老何

其十九

戎人乘月弄空侯半是邊聲出塞愁使君淚盡胡牀卧小婦挑燈理故裘

其二十

搗藥長生憶駐顔桂枝零落恙爲攀病夫不早歸招隱羞對秋風大小山城東海上有大山小山

鄉人有南歸者枉駕問家書時值謝病報以此詩

故鄉歸客問離居疾病天邉難附書爲報家人官已罷落花三月埽吾廬

癸巳

南旺二首

石[illegible]灘分水頭朝辭津柳下歸舟故鄉今來三千里不見南江更壯流

其二

汶水盤旋解惜分悠悠從此不相聞寄聲天上長安客獨向山中看白雲

甲午

元夜湖上望城中燈火出吳山

遙望春城閒九華武林遺事帝王家香車寶馬三更月散出吳山幾樹花

昭慶寺前雪夜立均韻

春湖夜雪白含山影若秋[illegible]落水間望入南屏堤樹盡月明一片釣船還

舒城吏人孫朝華[illegible]篳來問即題

一片龍鬚江外携吏人猶有故侯恩布衾六月滕床東不似彈琴清卧時

恭題觀音大士繡[illegible]像

珠衣絲綴白雲裳水月如如[illegible]見寶光[illegible]海欲難[illegible]濮宵分荷葉作慈航

朱太復文集卷之二十二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序

贈蘇公由御史進大理丞序 代作

國家設御史員百以內直言佐匡
天子淂失外持斧行部廉察利害便宜與大計以保
義職方品在第七重與秉鉞督撫大臣等凡三歲使
歷七八年計功勞最者超遷為廷尉丞因以次出鎮
開府云數常比諸曹轉者為多然百員中需資淂遷

者什一耳他往往外補浮沈二司閤鮮例少嚴亦都無當於當世之效焉及已覓擢出而握重猶有周靡選望不任封疆之大故或優游與頤養患又亡其因附倪得之李翊張聲中實無奇或亦彊力任事伉義之臣少耶太倉蘇公以進士高第令廬陵治平 召爲御史凡再巡關一使滇中一按 留都六年滿考晉今官其抗章言事敢諫著名聲 殿中事多不叙吾表其按部之大者薊昌保鎮衛 京師如漢三輔而北迫匈奴一墻之間藩扞要害寬自款市息兵餘

二十年鎮臣習媚虜幸旦夕無事輒撤備不戒士馬虛耗九塞空虛矣而公計以戎心無厭和不可恃兵久惰難用叛盟畧邊而後議守無及事當防其卒也允前後居塞上兩年車軌三周熟習籌畫列事宜十四條為封事奏以聞語詳巡關疏中當是時虜方無釁邊塞號太平將士狃故卒見公倡言恠不為意然有識者讀其疏而蒿目至前年洮河被虜 廷議咎故當事者蒙成縮朒釀禍謂公策不早施用遂令胡馬至此去年薊鎮悞報虜聲中外倉皇守備莫知措

然後左顧思公言為石畫云故時滇有警既平用軍興道輓艱難騷費未已諸將喜功者棼起方議勦七寨以張兵公至謂萬里絕塞之民不可以久師煩擾其小梗諸酋誡以宣 國家威令讋服之足羈使何至頻干戈立下令停罷大理等五郡歲運三十萬緡以裨將將兵戍其七寨渠魁諸夷厎乎全活餘二十萬人我師所省耗折物故不與夷人部民至今思之輒稱蘇父大要滇在西南邊極遠漢夷錯處時時梗不常當事者亦或好治梗以為功往往民苦兵或將

士負冑級賞溢劉居人所來沿故久矣其議自公始
恭公獨念梗功止殺保生靈以風諸邊爲　社稷計
長不皇慮他已亦事勢所激或過頑各邊將廪廪雲
中至十年不被兵公之力亦多公爲人稜稜自喜所
至以亢直持大計數者其氣著然多言邊事人以是
謂公有方岳之望云今天下專制一方按臣鎮臣耦
俱而治按者主察舉又歲代其治故不如鎮猶難中
分若疆埸之間戎事壹稟按使者第能言耳故蘇公
巡疏無救防胡之敗比者虜禍更棘邊事皆更始邊

吏民誠願得公次而出鎮之語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此言事無虛聲豈公業已識之言之而不能擔乎夫籌邊兩策以守則戒以戰則核此皆具公掌中保障長城於是乎在安云任事仗義之少公須矣　社稷有福不能棄公然以為憂使者塞口

送楊烏程侯志尹赴徵序

歲癸未余出令舒客有善仕者余就問焉曰仕行志耳請無上傳乎客曰茶苗延延植不如蓬緣於松楠

手雲余曰請無養譽時曰雖有良桐師野斲之田連
鼓之有按柱而發其絃則聲不若土塤余曰請繩左
右手曰鼎廢足不立廢耳不舉千將廢鞄則入傷手
言者退而余齵然不若於心乃以問諸長老先生先
生曰不然若為巧也夫謂巧必不困乎狙猿何為以
提而招維謂拙必不通乎大蔡不食蠹蠹無姿好被
釁而登廟焉吉凶無方循理為祥君子道其常且夫
曰民牧牧者牧也牧馬已然童子曰去其害馬是撫
之番馬已矣豈使汝上比旁比下比恣睢陶誕朘削

百姓之命以役事於胎嘗而久盜福焉必不然矣夫筮仕也立斷擇途在此時耳予拜而受之以赴舒行之一年其煦煦者不勝其咻咻者也鄉里宗親四方賓朋相遺教為深相督過曰賈而欲售而守滯乎已然竊竊焉疑必前說者為鑑既而且移地又且還於廬三年居衆市中耳目記楊侯之治吾邦乃儻然當於志又項然異也楊侯為予同舉進士又同日而授官其為人渾夷而中嚴不可以媟私其持法廩廩無所曲而至於循百姓則心平即有口析律巧法無所

飾者即佝愚不識常邑憐得金焉即豪長有勢招權
厭之如山不動即下戶黃衣菜腹之民調之若樸焉
其所反出即弗問上司欲附者莫所執即弗問上欲
糾者性又察而善勞親自貫日而治科會以上無不
手出左右胥役莫得闕其口清浮田地以千頃計刷
追故逋贓課以萬銖計省溢費觸羨徭緩徵責四封
市落晏然門戶晝閉不聞追呼之聲而農得以春秋
安食盡四體於隴畝故三年家給餘鄉米賤於薪卒
遇今大水沒吳數十郡縣烏程之流冗餓人殭尸比

於他為少而所自力請免粗議賑勸貸諸荒辦政又常為首故其民甘心束腹含辛茹草而不忍之他盖侯之治都一切不事塗指粉飾假借巧合而一意以廉平循百姓為事則四歳以來窮鄙諸君吾子讙書謡誦之聲日聞而他所左迕不逞思中逸口㸃時時起矣然侯終不以更慮易操而其竟以款款結百姓之誠如鼓鐘而聲外聞即態臣巧宦或敗或滞而侯且今褒然以異等　徵入矣然後知用術若彼循理若斯之通也豈不仕路明效大鑒哉鄉使人用前説

皆識取膴貴旦暮之快耳而黎首毒結偽聲終著必爲世指名而我草草如鼯鼠之懼人姑無前論即所睹記數十年巧進貴人一朝如埽而　中朝老成元德繫四海之望若其人多起樸直雅儁循吏則何從焉楊侯守此注勳業當今三原王華容劉之間吾觀楊侯淂自信焉

贈歸安大夫黃禮甫遷南京比部主政序

黃大夫治歸安四年一意事循結其民民慈之如母奉之如神君已還南京比部書當行予以同舉兄弟

也與吳部會黃頭補衣萬輩接而隨車延聲以號曰
天之不信乎世之多榛仕之難工也予異而就問焉
曰而為攀大夫乎大夫勤此土久
天子勞以還命固無留若虛為此私抑若有說乎衆
嘷然曰吁其等敢有直於子敢問　朝廷之置令者
非冀其仁明以健乎曰然然則敢問　朝廷歲徵令
補給事御史備耳目負乜以是為必忠達以直乎曰
然曰歸故吳頑邑也苦于竭求徵無時齊又冐供不
經不貲故事之需力已困矣而自又搆獄縲引株送

歲月坐累其間自吾大夫來而輸有次羨有羸橫費有省約以下戶計戶歲減科出數錢每受質決訟自關爭錢責戶婚田土犯城旦以下親諭以善勸其成以平邑故以田桑日息而民不知刑此將無為仁乎故販舟野澤惡少賣鹽橫金椎剽草竊大夫廉其主家而董禽之故嘯集之能夫為鄧析教訟抑揚皁白以熒官而漁侵民大夫追案其魁首而靖之故姦牙富駔倚市貴緣乘時詭幣權收細戶絲穀積著以息大夫厲其禁開首厚罰而平之此將無為明乎日拔

簿會爰書之牘溢量隨手流決無害胥史無所撓骫又以地多豪若怯徙徙加意抑情以平即觸忤勢家右族弗友飛柑吡吡無爲頑易終以保庇無知曲便之數年于今官既無追呼之役而諸豪長又望風戢禁寧杜門逋滯恐詬不欲攖黃大夫之鋒此將無爲僕乎則大夫胡爲於此遲也天之不信乎世之多榛仕之難工也予聽而色憐之曰然否凡爾所言居官奉職則此矣非所論於官之外也若不聞乎堅易缺白易汙晏子齊之民譽也治萊三年而公收之璽與

豈爲不結於下哉使齊公不爾命而晏子不改步則是故節無明而終生爲敗官黜士也夫百人推車不如一人手轡而馳之固上下之勢也然則駕者反馬推者如之何自大夫之治一年而黜二年而定三年而狐疑四年而還予爲大夫亦始而悚既而惑終而虞以至於今乃幸也亦等頋謂不幸耶衆乃咷而泣曰然則天乎夫使大夫以吾等而薄遷乎且如今歲荒吾等老者百年以上未聞見也斛米一金兆人連室無算頼大夫請於使君留官錢行鬻大夫身冒暑

雨日夜錄餱糗垂盡之男婦主其分幾月而大夫親
病亟已即錢盡議筆弗給供實食大夫以延須臾又
調散醫人門城而施藥以拯饑疫此其活食指向數
巨萬矣豈曾無足回天而寵大夫哉予曰嗤愚切切
乎抑媚結百姓之口未動人而動天遠乎且聞曰先
逆而後合天故未可測於是衆羣前而問曰子夫且
仕也則善仕者何居焉曰將居材與不材之間夫間
者所以調衆而未至也良農為嫁不能為歲是在夫
又安能以一針縫百人之口者吾聞事君者不選美

不避毀得志弘義不得志持義未聞隨方而尾合也天以久定人以久勝三相之晏子非治萊之晏子乎與巧宦而多危誠不如拙守而俟時於是前二舍別大夫遂述以告而送之

送舒縣尉陳君致仕序

寧州陳君故州中名家子藉上世殷厚一意取適志不狎於世故既以游學困不第以貲為太學弟子滿歲當官其家之貴人宗姓戚屬在長安衆恬退不求為闕說官遂以失職援舒城尉尉佐縣瑣尾難行志

縣又衢路使車晝夜往往南北繹至而丞尉必郊出數十里道側伏迎送陳君屈首以名家子一朝服下僚奔道路如候人則已非好而天性樸直無隅飾獨謹其身苦廉以奉職俗態脂韋巧入不能習而時稍稍遲牘悖於時務為人所擠陷其口語又乞莫自解明白也以其故官柘落官聲不起蓋去歲奉　命來為令陳君先是已投府求去矣顧予雅知君子又性嫉陰賊而喜與人樸謂不可令賢者冒逆口落職不為洗長吏之恥也拂其請強之留留半歲熟其人衙

事列狀為雪白當道稍稍信矣而故妒者方訕訕背
憎陰中不止陳君乃堅意去不復留也予壯其志代
請致事上於府府報可文下縣而君朝拜文夕戒裝
携室以是日乘特舟南出江泝江流歸予望之翩翩
然朱生曰嗟乎壯哉昔人稱仕道難不信然哉夫官
取當職人故無兼才縣佐尉小吏耳無有錢獄簿案
相煩屬不與勸俗興化之務取分職備署奉令而布
之誠得長厚者居廩廩畏禍謹受成於長令民與簡
靜休息無望興利如陳君輩可以養福與其遇驕狠

文深之猾侵權年利生事上以氣陵不受束而下肆其毒出官為騷擾黔首即有小才傅虎翼為虐不足用此兩者何當獨奈何畧節棄人以短才令陳君去乎往年

主上任故江陵相以刑名急法繩縛吏天下官飾虛功見偽增實大都皆務憸礉束溼為治而少仁恩當此之時太鈍者無所容

今天子蠲苛破觚更始為寬大倡羣吏以循謹天下望風謂長厚之士蕤踮焉而陳君以此日被言去乎

公遂奉身歸然齊魯間實不便兩者天下由此屬望

公江陵之事敗

天子命下議舉舊臣中朝疏薦起公兼交入會河上嘗漕次代公卿議往者河驟徙淄悍若漕今高家堰新築未竣春夏水騰至河道長恐傍出為患舊撫山東者李公主議停止鑿河山東至今便知水之利害持大計無如公上其議

制曰可即其家起往視事蓋視事不數月起除兩淮郡縣利弊數十事不具而工遂告成

天子為停瓠子之歌四方漕粟平行過洪畢至通州已報命則 朝議者請急復故相所栽南京六部卿貳為固根本而言南兵玩宜選望臣鎮之於是公卿議 留都在吳楚中大江為塹非有臨塞不時通烽堠警而旣北都久遠當事臣奉法漸寖簡練疏將士懈衛伍取充數茅靡廩糈有事不足用東南以此隱憂今督漕舊撫浙山東者李公曾以習兵雄海鎮主罷撤兵之議熟兵計能練士今雖重漕乎漕亡幸成績業又居漕上流有如搖動漕不得安必以公往上

其議

制曰可於是南營將士聞公往大都肅肅簡練習武事奮臂待閱矣其輩皆公後人也望風久幸以直指行淮南夫輔同事奉數月耳而公遷行既以舊望目睹公新政慨然概於中乃知當事不宜多易當江陵盛時天下紛紛多議我齊魯之間不得公蕭然煩費矣江陵死而公起已治水保淮南而進主兵為東南障握此兩重天下大安老成在望 國之福也豈非天哉

贈烏程司訓姜先生序

蘭溪之儁姜　名家大參帝軒先生之子壯歲以弟子應邑獻爲訓烏程烏程之士人祝而化也茂以文佻以薦士思所以尸社而頌之其高足徐子守縡陳子行道吳子觀韶與吾季長明寔來道其行事請予言爲叙予不工言感先生之古道有慨於學宮之政遂不辭謝夫學校官豈不至重乎往漢事賈董通儒且貢顯臣途皆由博士以起佘時上不以格限儁階儁者亦不難以少年秀才弘氣就此應世資故一

代經術文學弑弑三代以下莫齊焉於今制則左矣其士子媮薄胱易詭瑣奇耶而事不根之文二百季來日月轉盛動煩

詔旨不能捄夫鉄官之治物也為之土範貧則貧方則方以鑄器如削師儁者亦士之治範也夫賞薄則勇夫怯季晏則志士偷今儁官既以格不與通顯又充以宿士垂白之人赴於主賓久約之中進無前途退不爾討斷斷在堂譆譆在署師不言課弟子不請學伏臘相徵也朕脯相詗也壺簋相洽也搫𧶘相討

也士有不揜不類不習不問日月獻藝則引卷而吁
俞之其有指試則羣背而哄耳如此為師建曲表而
求直影安責生徒哉今吾所見聞姜君不然語云木
落糞本士子通行則思師此非偶然今其來道者稱
其行端士也履其博文士也卹其惠貧士也嚴其約
程不敢肆浮達必士也士不虛附名不虛立此非先
生之教有成徵矣夫先生起名公子沃而無貪合於
漢制不中賞江南甲族門選之格年方盛途窮濟倒
懫放之倫未起又多聞好脩其力義而善於官不緣

嗜進若天性也令天下在在人人求必如此然後宮何患乎士風一日而當變今上下共目為[illegible]儒優老之地沿久成例循為長厚無敢調停取譁又安用空文斤斤申飭督天下弟子我涇山而導川此必不得之數也故予曰有慨於學宮之政夫令日自宰相而下夫非章縫之士然士之賢不肖宰相不得與也相主民學官主士學官宰相所出如不教而使之則君何之說也故擇官不如擇士更一政不如得一人使天下士皆復祇祇其誰有出官而敗者十亦不一矣宜

官行志耳屢熟先生之言出而用之不負委吏場司有可浩然㴱志自盡斗食無素三公不加焉鄉舊淆胡先生越三代而祠之寧其以高官大位異代以食血於茲土則惟教授之故仕又何論階必漢法不格而後善乎先生勉哉苟其内外無飾作士濟濟冠天下雖以遠續世祀近高宰相可也此亦天下學官之勸哉

賀六大夫李克蒼考冟上封序

嘗聞儒者雅言移孝之義而田過曰凡事君以為親

也夫道天下任事不忠特挈楹無短長養斗石祿米奉為親榮夫乃悖乎俗有程工者必視其削而售之毀塌則訶責而奪饟故工無竊器非為主人自為也令人於父母孰不欲調甘脆為養奉衆服為華家貧制有等不可得故仕而求之君君掾祿爵封賞為豪矣易士人兆力士人各亦自致力陳功博取君寵奉吾父母三年功不稱者上絀其親爵以罰名猶共主也父母人各親焉人操為親之心當官無不自力者人少時辭父母就傅受書命必曰異日以貴相及也

已貴仕爲官秉職不效亢莫委順父母首髮白垂老無徼爵奉爲報此獨官之羞於孝何稱哉故曰事君以爲親爲親乃事君耳清源李克蒼少年舉進士次出爲六大夫持廉平噢訓其民三年滿歲部使者以寵聞

天子嘉循吏之功下制封其父母視子官封之季父李公母吳夫人壽各當六十也而吳夫人自閩迎養六亦三年矣命之下日李君具朝服北向拜登冊照而奉吳夫人夫人具副笄亦北向拜受當是時人傳

詩為美曰李大守洋未壯服官立功忠事君榮追其親予後大夫令舒六舒同屬廬江府府有政不時集諸郡縣長吏集則與李大夫深譚嘗謂我曰方今吏號為難江淮之間寇上使者監司十餘道牙錯相制跤戾不得便宜至周廉難使養虎無怒下其民陽為樸頑實巧法武健好訟尋常許語相爭競赴上官陳告累數十爰書取必勝豪猾把事風俗頹壞大者子壯捽父嫗姑勃譊賣妻通室傳貿為市同産分羨交惡相逮姻婚亂姓大族不免悍子悄女與人睚眦自

雜則衆羣躁而攻之敝壞至此可易治乎吾少年一旦領劇治治加意勸俗興禮爲訓辭布之罰自笞以上必親必情拮据不自惜常恐不稱吾父母老矣不以時勉奉職結

主上圖封爵榮目前安取曾氏之歎哉老母在署吾性懶厭務每進見母則攘臂而起今勞苦三年矣朱生亦毋在也立功爲親可不務乎余感大夫之義睹封冊之榮退而自惟知田過之對不誣雖然豈非命哉丈夫仕取無舐法詬行不辱節以荅親耳今天下

士大夫直躬不詣世勞苦無効坎壈豈少哉取爲親而蹴名急干澤以事君兩由戓詭矣李大夫夷直子諒無脂韋媚於下踈於上仕道之拙也成名榮親豈非命哉

宋大復文集卷之二十二終